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還珠樓主 批校葉洪生

蜀山劍俠傳

一六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蜀山劍俠傳

一六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73 · 12 · 0724

· 8404311 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蜀山劍俠傳 第十六冊

著者 還珠樓主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：全二十六冊新台幣三二一〇元

第二二七回

彈指悟夙因 普渡金輪輝寶相
聞鐘參妙諦 一泓寒月證禪心

話說諸葛警我看見二人，答道：「道兄受驚，筵宴將設，左元洞全境暫時已難遍遊，祇好等二位舊地重遊了。」聽去聲音極細，彷彿相隔甚遠。二人一聽盛筵未開，才知三日光陰僅止片時，所遇險難卻不止百數，不由驚佩交集，喜出望外。

一會，諸葛警我馳近，見面先抱歉道：「適才因知二兄如欲通行全境，由後山口走出尚須時刻，值有一事未向家師覆命，抽暇前往；又和熊道友相見，談了片時，二兄尚未走出，料是途中行法飛行，致觸禁制，被困在此；終局二兄雖仍可由此中走出，終非待客之道，而小弟奉命掌管。因家師禁法神妙，可幻可真，一切均早設就；身入其中，除了心嚮本門而資稟緣福太淺，定力不堅，強由外人接引來此徼倖一試的，到時悔心一生，不願再入本門，始得中途被攝脫險，攝向山外；否則便須家師自行停止禁制，此外便是小弟也須循著一定門戶途向出入，不能飛越。」

「此間看似具體而微，實則景物繁多，包羅萬有，可大可小，與佛家須彌芥子之喻殊途同

李洪。

歸。別時匆匆未及回視，不知二兄觸犯那路禁制，誤入何門；仙法微妙，景中人雖不如滄海藏珠那等細微，如不知一定地方，卻也千頭萬緒，找起來甚是艱難。

「偏偏又有幾位貴客降臨，中有兩位神僧帶來一個幼童李洪，說與掌教師尊前有多世因緣，他又是九世修為，該為佛門子弟，更有巨大善緣未了，非有帶修師父不可；聖僧功行不久圓滿，不再收徒，湊巧謝真人和金鐘島主葉仙姑，也同受了聖僧點化，皈依佛門，掌教師尊和家師正把李洪引進到謝真人門下。賓主商談正密，未敢瀆請，方自為難，意欲親來一試。」

「走到路上，忽接家師傳音相告說二位誤入震宮，因已自己省悟，而能進出小人天界者均是本門弟子，此時不便任其通行，已在暗中撤禁，使二位仍返原地。連忙趕來，二兄已果然在此。家師已怪小弟行事冒失，難再引路通行。為時無久，聖僧一去，便須開宴；此時長幼仙賓均返中元前殿，右元、火宅之遊，祇好俟之異日；稍往太元洞一帶遊覽，也到時候了。」

二人已心服口服，自然無不唯命。諸葛警我便向前引路。這時二人雖然勉強起立，身上疲苦仍在，又不好意思出口，心正發愁：「此時受了禁制所以如此，出去不知如何？」

諸葛警我已是覺查，便向二人道：「二兄適才想多勞頓，這個無妨，小弟身帶家師所煉靈丹，服後立可復原；至於飛劍法力也是如此。祇不過元氣稍耗，暫緩片時，出谷之後始可隨意施為罷了。」隨取兩丸靈丹遞過。二人才知此中並不全是幻境，那火宅乾焰想必更是玄妙莫測。隨將丹藥接過，稱謝服下，仍由原路退出。

諸葛警我笑道：「異日通行小人天界，雖不免因定力信心不堅不能走完，但被逐出的畢竟

不好玩！

十不逢一；既能來此，終是有緣。照二兄後來情景，並非不可通行，祇為盛筵將開，不得不引二兄退出。日後如有機緣，或是暇時想起，何妨再續前遊玩呢？以二兄之道力根骨，再來便舉重若輕，從容通行，不致阻滯橫生了。」

二人聞言，想起諸葛警我幾次所說俱似含有深意，暗忖：「峨嵋派近奉長老遺命光大門戶，到處網羅有根器的門人，正邪各派新投入門者日有增加，對方之言明是有為而發。峨嵋玄門正宗，法力高深，開府以後益發隆盛，能投到他們門下，仙業容易成就，自是幸事；無如師門恩重，萬無捨此就彼之理；並且所學也是殊途同歸，雖然比較艱難，成就遲緩，祇要自己努力虔修內外功行，也不患不能求得正果，不是一定非遭兵解；此時見異思遷，非但背師負義，便是峨嵋諸長老見了這樣人，也決不會看中，弄巧還許摒諸門外。明是不行的事，對方偏三番兩次示意引誘，是何原故？」俱覺不解。

語。

虞孝最是口直心快，心想莫教旁人看輕，便答道：「貴派玄門正宗，又當最盛之際，光焰萬丈，能得列入門牆，神仙位業指顧可期。委實令人欽仰健羨。祇惜愚師兄弟二人，從小便蒙家師渡上山去，撫養傳授以至今日，師恩深厚；而敝派修為又是循序漸進，不比貴派易於成就。近年奉命下山行道，內外功同時並進，更無暇晷。日後對此無邊仙景，雖有賢主人慇懃延款，無此福緣享受，舊地重遊料已無望，祇有空自神往罷了。」

諸葛警我明白二人心意，又知他不久大難將臨，笑答道：「我也明知二兄師門恩重，為副師長厚期，勤於修為，無暇重來。但是未來之事難料，便諸位法力高深，長於前知的前輩，到

又是定數！

自身頭上也常不免有千慮之失，此中消長實關定數。適才所說並非想二兄即日來遊，祇想二兄到了機緣湊巧，或有什事見教之時，勿忘今日之言，俾得良友重逢，再續今日之遊而已。」

二人聞言，心又一動。當時也未往下深說，已同走出谷口。遙望中元殿前平湖上空，已出現一片晴天，白月已被引入，照得全景清澈如晝。各地仙館明燈齊放，光華燦若繁星。靈翠峰、仙籟頂兩處飛瀑流泉，一個激射起數十百丈擎天水柱，一個玉龍飛舞，天紳倒掛；吃那十里虹橋與仙府前面紅玉牌坊，所發出來的寶光一映，千尋水霧齊化冰紈，映月流輝。

那凝碧崖前和遠近山巒上，那些參天矗立合抱不交的松杉喬木，樗櫟寶樹，映著寶光月華，格外精神，蒼潤欲流之中，更浮著一層寶光；並有鷗、鷺、鶴、五色鸚鵡之類翔舞其上，猿、虎、麋、鹿以及各種異獸往來遊行，出沒不絕；而兩崖上下的萬行花樹，百里香光，競芳吐豔，燦若雲霞。

湖中青白蓮花芳叢疏整，並不佔滿全湖；共祇十來片，每片二三畝不等，疏密相間，各依地勢，無不攸宜；亭亭靜植，在平勻如鏡的碧波之中，碧莖翠葉，花大如斗，香遠益清，沁人心脾，神志為旺。偶然一陣微風過處，湖面上閃動起千萬片金鱗，花影離披，已散還圓，倍益精妙。加上數百仙侶徘徊其中，天空澄霽更無纖雲，當頭明月格外光明，與這些花光寶氣，瑤島仙真上下輝映，越覺景物清麗，境域靈奇，便天上仙宮也不過如斯。

虞、狄二人先雖見仙府景物之勝，已是暗中叫絕驚奇；想不到星燈上後，明月引來，更增出無限風光，又是一番景象；極欲前往觀賞，那還捨得往別處走。

堪稱寫景之神品。

諸葛警我人最長厚，因來時玄真子曾說起二人未來之事，二人異日對頭現在前面，此去難免遇上；恰好自己職司已完，未來同門師弟，能助他免去一難豈不是好？本意想引二人到後山閒遊，等聽奏樂，再去入席；人多席眾，兩下宗派各殊，不在一起，席散自去，無什交接，兩不留意，日後相遇或可無事；一見二人為前殿平湖奇景所動極欲趕往，知道師父所說定數難免，祇得聽之；暗中留神師父說他所遇的人是誰，以便再為打算。

這時祇有掌教妙一真人夫婦和謝山、葉繽，還有三五長老，陪著新來的幾位仙賓在殿中坐談；餘下眾仙賓也祇剛由各處遊玩回頭，由白、朱、乙、凌以及本門兩輩師徒，三三五五，分別陪伴，在虹橋水閣、玉坊平湖之間閒遊觀景。

虞、狄二人想往飛虹橋上賞玩湖中青蓮，對諸葛警我道：「我二人此時已漸復原，這裡各方道友甚多，自會找伴，道兄是貴派同門之長，必還有事，請自便罷。」

諸葛警我口裡答應；分手之後見岳雯、嚴人英、林寒、莊易、司徒平等十來人，俱在平台之上凭欄望月，低聲談笑，齊朝自己招手；到了上面，不願和眾人說話，回頭一看，見虞、狄二人走到橋上，迎頭先遇見熊血兒同一新交道侶，知道不是；嗣見四人會合說笑，旁有二人走過，面有怒容，朝四人身後惡狠狠看了一眼，沿湖走去，認出那便是朱鸞的仇人巫啟明師徒；因四人語聲甚低，隔遠不曾聽見，看神氣並未覺查有人懷恨，不知因何成仇，便暗記在心。

岳雯笑道：「師兄看什麼？那兩未來同門心意如何？」諸葛警我道：「這兩人不肯忘本，堪與我輩為伍。此時祇是敬服，尚無人門之意呢！」隨問起謝、葉二仙客歸入佛門之事。

岳雯道：「林師弟在側隨侍，比我知道詳細。」林寒接口道：「小弟也祇知道前半，現在如何，因師命退出就不知道了。」諸葛警我道：「神僧來時，我正有事離開，奉師妹語焉不詳。我祇問天蒙老禪師和謝真人、葉島主到底是何因果，可曾說麼？」林寒道：「這倒聽說。」隨說前事。

原來妙一真人夫婦、玄真子等峨嵋派長老，以及乙休、凌渾、白、朱二老，陪同海內外仙賓往遊仙府全景，兼為新設諸仙景題名，除左元、右元二洞因是門人修煉之所，祇在附近轉了轉沒有進去外，餘者仙府全境俱都遊覽殆遍。

末了眾仙賓因仙府前殿虹橋平湖、玉坊飛閣氣象萬千，自不必說，此外以靈桂仙館一帶最為清麗；尤其那數百株桂樹，都是月殿靈根，千年桂實經用仙法靈泉，每株大都數抱以上，佔地畝許；茂枝密葉，繁花盛開，奇香馥郁，宛如金粟世界，令人心醉神怡，徘徊花下，不捨離去。盛會不常，日後難得再來，見時尚早，多想遊完全景再往小坐；流連片時，候到月上中天始去前殿赴宴。

妙一夫人笑道：「本來定在靈桂仙館外，金粟坪桂花樹下佈筵款客。因在開府以前群魔合力來犯，意欲施展邪法，崩山壞岳，倒反峨嵋全山，使此間全洞齊化劫灰；多蒙白眉禪師、芬陀大師請來方今第一位神僧天蒙老禪師，去至雪山頂上施展無邊佛法，大顯神通，遙遙坐鎮，方得消患於無形，將曉月師兄勾引來的魔頭，苗疆長狄洞老怪哈哈老祖的元神化身驚走。妖法無功，曉月師兄本可倖免，他偏復仇心甚，不知自量。」

「忍大師」之名，還珠至此方才想出，卻又妙不可言。

「恰巧軒轅老怪有一妖徒，前與謝道友的義女仙都二姊妹結怨，意欲乘她姊妹來此途中加害，不料又被小寒山神尼忍大師以佛法暗助脫險；妖徒追到此，後洞輪值諸弟子自不容他猖狂，又用英姆大師所賜修羅刀子以重創，妖徒遁回山去向師訴苦，老怪平日自尊自大已久，心內雖怯，不敢便來，終覺墮了他的威望，大為憤恨；自身不敢輕於嘗試，表面痛罵門人，怪他咎由自取，不為作主，暗中點醒，使其另約一厲害妖人合力來犯；另外故意把幾件厲害法寶顯靈出來，使妖徒乘隙偷去應用。」

「所約妖人便是二百年前，被家師長眉真人飛劍削去半臂，聲言此仇必報，說完大話又將家師所削小半身子索去的妖僧穿心和尚。此時家師明知他是用激將法，一則妖僧數限未盡，二則所習雖是不正，卻和九烈等妖人一樣，雖有惡行，尚能敬畏天命；除卻剛強好勝，專與正人為仇外，不如他的人，明是仇敵他也不肯加害；同門師兄弟，頗有幾個不知厲害的和他對敵，至多說上幾句難聽的話，總是放脫，並未傷過一人；聞言祇付之一笑，便即放卻。」

「由此妖僧便在太行山陰，用法力在千尋山腹之中關一石洞，苦修煉寶，以為報仇之計。去時曾經立誓，如他法力不勝家師，決不出世。嗣聞家師飛升，又急又氣，為了昔年誓言，一直在太行山腹內隱居了二百餘年；不特未再見外人，連門下百八名女妖徒，也都在入山以前遣散，不曾留下一個。這次許是靜極思動，大劫將臨，竟被師徒將他慫恿出來，與我們為仇。」

「如論妖僧法力，實不在哈哈、軒轅老怪之下。走到路上，曉月恰與相遇。妖僧本還想約兩同道商量，謀定再動，祇為曉月與妖徒，都是復仇之心太切，曉月更嫉今日開府之舉，必欲

加以擾害；而天蒙老禪師又用佛法迷踪隱蔽神光，顛倒陰陽，連妖僧妖徒都誤算雪山上三個強敵；事完各自回山，以為正好乘隙下手，即便不能全勝，人也莫我如何。

「那知還未到達，便被困入天蒙禪師大須彌障中，總算天蒙老禪師網開一面，妖僧妖徒各被白眉禪師打了一禪杖逃走。芬陀大師卻將曉月禪師擒住，欲送來此間照家師玉匣仙示處治。本已快到，因天蒙禪師以途中晤一舊友，略談些時，又同往去引渡一人，故此小有耽延。前殿承諸位道友前輩施展仙法，點綴景物宏麗，迎接三位前輩神僧較為莊重，故特將筵席改設在彼；並命門人等擇那風景佳處設席，並不限定殿前平台一處。現時一切齊備，祇等引來。三位神僧、神尼大約不久即降，全體同門尚須恭出迎候。諸位欲往靈桂仙館，祇管隨意，主人恕不奉陪了。」

按：佛教於東漢季世傳入中國，故本書神僧聖尼不能逾此。

「發願」即為前引。

那天蒙禪師乃東漢時神僧轉世，東漢末年已功行圓滿，早應飛升極樂；祇為求道之初曾與同門師兄弟共發宏願，互相扶持，無論內中何人有什麼魔擾，或是中途信心不堅致昧前因，任轉百千劫也必須盡力引渡，必使同成正果。當發願時雙方都是夙根深厚，具大智慧，修為又極勤苦，本來極好的根器；無如入門年淺，求進太急，又以前生各有夙孽情累，遂致為魔所乘。

禪師道心堅定，又祇是一點夙孽，到時尚能強自鎮攝心神，渡過難關；而那同門卻被魔頭幻出前生愛寵，少年情葛，凡心一動，立墮魔障，容到醒悟色空已是無及。並加上一個夙仇相迫，重又轉劫入世，雖仗根骨福慧生有自來，又得老禪師累世相隨，救渡扶持，每次轉劫多是高僧高道；但那一段情緣未了，一直未得成就佛門正果，累得這位老禪師也遲卻千餘年飛升，

情緣未了。

中間助他超劫脫離，造成無心之過，並還轉劫三生。

不過老禪師智慧神通早到功候，雖為良友減削前孽，轉劫再世，卻是生而神明靈異，迥異恆流，與尋常有道之士轉劫不同罷了。直到北宋季年，老禪師方始隱居在西藏大雪山陰亂山之中，由此虔修佛法，不輕管人間事。近年聽說不久便要證果，那同門料也情緣早了，重歸佛門，將與老禪師一同飛升。祇這位高僧是誰，卻訪問不出。

禪師得道千餘年，每次轉世法力祇有精進，與白眉和尚齊名，為方今二位有道神僧，法力之高，不可思議；這次居然肯為峨嵋出力，豈非異數？有一芥陀大師群魔已非對手，況又加上這兩位神僧，暗以絕大法力相助，自然舉重若輕，群邪披靡了。

那和峨嵋交厚，早知底細的還不怎樣，那外來諸客大出意料之外；一聽三位神僧神尼還要親降，並還攜了曉月禪師同來，皆欲瞻仰，更不再作靈桂仙館之遊，齊願去至前殿相候。

玄真子微運玄功推算，向妙一真人道：「三位神僧神尼，已將恩師遺旨所說的嬰兒渡引同來，留宴大約無望，事完即同飛錫。現已快由李善人家起身，我們速率眾弟子出自凝碧崖上空迎候罷。」

妙一真人隨傳法旨，命弟子奏樂，手捧香花，排班出迎；一面轉請百禽道人公冶黃、極樂真人李靜虛、青囊仙子華瑤崧、其姆師徒暫時代作主人，陪伴男女仙賓、在座來賓，凡是佛門中人如神尼優曇、屠龍師太、南川金佛寺知非禪師、蘇州上方山鏡波寺無名禪師師徒等，或與三位神僧神尼同道相識，或是末學後輩中心敬仰，連同外道中高僧如虎頭禪師之類，俱是隨出

靈機一動。

接迎。那各派仙賓以及海外散仙，雖不隨同出行，也多齊集殿前平台之上恭候禪駕。

謝山、葉繽在旁，忽然靈機一動，見楊瑾正要隨眾飛起，葉繽首先趕過，說道：「來時令師對我曾示玄機，惜乎我是鈍根，未能領悟。我想隨同主人出迎，不知可否？」楊瑾笑道：「這個有何不可？」說時，眾門人已香花奏樂先行，妙一真人夫婦同了玄真人等一千長老，正由殿中步出。

謝山見葉繽已和楊瑾商定同出迎接，正想開口，妙一真人已先笑道：「謝道友也想同去麼？」

謝山笑應：「白眉老禪師原本見過，這位天蒙老禪師卻是聞名已久，想求他指點迷津，因見諸位道友俱在殿台恭候，所以躊躇。同往迎接，正是心願。」妙一真人低聲笑道：「天蒙老禪師不為道友，今日還未必肯臨降呢。一同去吧！」

了此大事因緣。

謝山聞言，心中又是一動。見妙一真人說完這句話，便和本派同輩群仙，以及嵩山二老等與白眉笏、陀交厚的仙師，相次由平台上起身，各駕遁光，越過虹橋平湖，往紅玉坊外凝碧崖前上空飛去；楊瑾、葉繽二人並立一處，也快隨後起身；趕忙過去，笑道：「日前李道友同我往見白眉，曾示禪機，並有不日再見之言。難得老禪師同降，意欲往迎，就便請教。主人已走，和二位道友做一路吧！」楊、葉二人含笑點頭。三人隨同飛起。

到了凝碧崖上空，斜陽初沈，明月未升，半天紅霞燦如翠綺，正是黃昏以前光景。妙一真人率了兩輩同門弟子，各駕雲光，雁行排列，停空恭候。遙望前面神僧來路，尚無動靜；俯視

峨嵋就在腳底，滿山雲霧迷茫，遠近峰巒浮沈在雲霧之中，和海中島嶼一般，僅僅露出一點角尖。再看雲層以下，各廟宇人家已上燈光，宛如疏星羅列；梵唱之聲，隱隱交作，不時傳來幾聲疏鐘、數聲清磬，越顯山容幽靜，佛地莊嚴，令人意遠；知道此時半山以下正下大雨，天色陰晦，所以月還未出便上燈光。

本山為佛門聖地，普賢曾現化身，靈跡甚多，古剎林立。謝山不禁想起：「佛家法力，不可思議，一經覺迷回頭，大澈大悟，立可超凡入聖；自己根骨本厚，從小便喜齋僧拜廟，時有出家之想。記得當時還遇一位高僧點化，祇為夙世情緣，割捨不下；後經變故，三生情侶化作勞燕分飛，一時生離竟成死別，心灰厭世之餘，幸蒙恩師接引，始入玄門，徼倖修到散仙地位。因愛妻也是夙根深厚，祇要尋到再生踪跡便可引渡，同修仙業；道成以後也曾費盡心力遍尋宇內，竟是鴻飛冥冥，找不到一點根腳；荏苒數百年，隨時都在留心。」

「直到日前才發現她早已皈依佛門，得證上乘正果；比起成就，要高得多，不似自己每隔數百年，便要預防一次道家重劫，稍一不慎，便墮凡業。這多年來占算訪尋俱無下落，分明法力高深，惟恐情孽相尋，隱跡潛形，不令知聞；近日功行將完，方始略露行藏，令往一面。想不到苦修多年，成就反不如她。」

「幼時所遇高僧也曾說過，自己原是佛門弟子；自入玄門修煉多年，每值靜中參悟，不能推算過去未來，惟獨對於過去諸生，祇是依稀彷彿做過和尚，也做過道流，詳情因果竟是茫然。以自己的法力玄機，直是萬無此理之事，每一起便覺奇怪；以為生前必是犯了教規，

此時方說破，妙極！

逐出佛門，一經墮劫便昧夙因，忘卻本來，所以別的都能前知，獨此不能。

「事隔多年，忽於武夷山中石洞以內，發掘到古高僧錦囊偈語，方若有悟。同時好友葉續，恰在海底珊瑚林內水穴之中，發現一具坐化千年的枯佛，得到一古燈檠，與錦囊偈語諸多吻合。事後虔心參詳，那海底枯佛分明是自己漢時遺體，為躲仇家和保持那古燈檠，留待今生遇合，物歸原主。但今生偏又是玄門中人，殊覺離奇。」

「新近為了此事，特請極樂真人李靜虛引見白眉禪師，初意自己已成散仙，不會再皈依佛門，祇不過請其指示前因，到底為了何事墮劫，捨釋人道？如說過去生中有什罪惡見棄佛門，仙佛一體，殊途同歸，一樣都是根深福厚始能成就，能為仙即能為佛；何況前生又是佛門弟子，本有夙世因緣，豈非難於索解？」

「此外還要請教的便是海底佛火心燈的用途，以及和葉續的夙世淵源。那知白眉禪師祇將心燈來歷用法指示，對於所問各節祇示機鋒，語甚簡略。枉自學道多年，智慧靈明，當時祇覺他日成就決不止此，急切之間仍難參悟。因有『峨帽再見，回首即是歸路』之語，料定必有深意存焉，時還未至，便不多說，今日一聽說天蒙禪師將臨，忽然靈機連動。現在峨帽上空，忽聽下方僧寺疏鐘清磬，禪唱梵音，又似有甚警覺。此為近三百年未有之境界，甚是奇怪，莫非將來仍要皈依佛門，還我本來面目不成？」

直解到題。

念頭一轉，謝山側顧葉續站在近側，也在低眉沈思，容甚莊肅。居中站在眾門徒前面的妙一真人和玄真子，正在對談。因人數眾多，隨同迎候的外客不肯僭越主人，多立在左右兩側，

相隔較遠，語聲甚低；彷彿聽玄真子道：「此子居然如此道心堅定，轉劫多生，一靈不昧，卻也難得。人都羨慕師弟今日成就，那知福緣善因早在千年以前種下呢。」

白雲大師元敬在旁插口道：「此子既不應在我門中，年紀偏又是個三歲童嬰，禪門中幾位至交，不是衣鉢早有傳人，便是功行將行圓滿，不能待他成就。此子發願又宏，將來外道強敵不知多少，如不得一法力高強的禪師為師，任他生有自來根器多厚，也難應付。師弟，你這前生慈父作何打算呢？」妙一真人道：「這一層我早想好了，少時自知分曉。」

餐霞大師問道：「此子之師可是謝道友麼？」妙一真人點了點頭。白雲大師笑道：「這個果然再好沒有。我真非善知識，已然拜讀玉匣仙示，祇差把話寫明，竟未想到，豈非可笑？」

先前眾仙所談，謝、葉二人俱未留意，後頭這一段問答全聽得畢真；尤其謝山聞言，驚喜交集。照此說法，分明長眉玉匣仙示，早已註明，自己果然還要返本歸原，重入佛門。方自推詳，忽聽白谷逸道：「佛光現了！本來是在金頂，怎會如此高法，必是三位神僧神尼要顯神通渡人吧。」

佛教稱峨嵋
為「光明山」
，即自金頂
佛光而來。

峨嵋金頂每值雲霧一起，常有佛光隱現。現時，祇是一圈彩虹，將人影映入其中，與畫上菩薩腦後圓圈相似，並無什強烈光芒。亘古迄今，遊山人往往見此奇景。信的人說是菩薩顯靈；不信的人，多說是山高多雲，日華迴光，由雲層中反射所致。但是宇內儘多高山，任是雲霧多密，均無此現象；尤奇是身經其境的，那輪佛光總是環在人影的腦後，和佛像一般無二，絕不偏奇。此與峨嵋夜中神燈，同是寶景奇蹟。千百年來，信與不信聚訟紛紜，始終各是其是，並

無一人說出一個確切不移之理。

這在眾仙眼裡原無足奇，可是當夜所見佛光卻與往常大不相同。眾仙停處本在高空，腳底祇管雲霧迷茫，上面卻是碧霄萬里，澄淨如洗，並無纖雲。那佛光比眾仙立處還要高些，恰在青天白雲之中突然出現。先也和峨帽金頂佛光相仿，祇大得多，七色彩光也較強些，宛如一圈極大彩虹孤懸天際，看去相隔頗遠；及至眾仙紛運慧目注視，晃眼之間，彩光忽射金光，化作一道金輪，光芒強烈，上映天衢，相隔似近在咫尺之間；可是光中空空，並無人影。

西方普渡金輪。

眾正驚顧，忽聽身側不遠知非禪師和無名禪師同聲讚道：「西方普渡金輪，忽宣寶相，定有我佛門中弟子劫後皈依，重返本來；如非累世修積，福緣深厚，引渡人焉肯以身試險，施展這等無邊法力？此時局中人應早明白，還不上前領受佛光渡化麼？」

這時謝、某二人瞥見當中迎候的眾仙，自妙一真人、玄真人以次全都肅立恭身，神態異常誠敬，似要拜倒；一聞此言，猛然警覺，福至心靈，不謀而合，更不暇再看旁人動作，雙雙搶向前頭；剛合掌膜拜，口宣佛號，跪將下去，便覺那輪佛光已將全身罩住；智慧倏地空靈，宛如甘露沃頂，心地清涼，所有累劫經歷，俱如石火電光在心頭一瞥而過，一切前因後果全都了了；當時大澈大悟，一同祇高呼了一聲「我佛慈悲」，金輪便自不見。事後，二人仍立原處未動，祇是彈指之間，各自換了一副面目，從此皈依佛門，仍還本來罷了。

不過佛法神妙，不可思議。這些情景由謝、某二人動念起，直到悟澈前因，重返佛門，在場眾仙除妙一真人、玄真子、優曇、餐霞、白雲等十餘位仙人，以及外客中知非禪師、俠僧軼

傳燈之妙，
不落言詮。